



琼瑶全集

第7卷

# 瑶全集



花城出版社

粤新登字 05 号

责任编辑:谢日新

封面设计:吴慧雯

琼瑶全集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中山迪丽彩印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203 印张 2558 千字

1996 年 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5,000 册

ISBN7—5360—2288—3/1·1970

全套定价:298.00 元 本册定价:29.80 元

独家版权·翻印必究

---

# 目 录

潮声 .....	(3)
几度夕阳红 .....	(157)
月朦胧, 鸟朦胧 .....	(433)
雪珂 .....	(567)





潮  
声



# 桥

伤心桥下春波绿，  
曾是惊鸿照影来。

——陆游——

那一天，早已过去。

她知道得非常清楚，那一天，是早已过去了。但是，在她又披著大衣，蹙蹙于寒夜的街头，望著月光下跨水而卧的那条长桥时，依稀仿佛，那一天似乎又在眼前了。

穿过这条街，走上那条堤，寒风扑面而来，掀起了大衣的下摆，卷起了围巾的一角，拂起了披肩的长发……披肩的长发，披肩的长发，披肩的长发……那时是短短的头发，风一来，就零乱地垂在耳际额前，倚著那桥栏，他说：

“我喜欢长头发，不要有那么多波浪。”

长头发，不要有那么多波浪！像现在这样吗？她站定，吸一口气，领会著风的压力。风掠过河面吹来，带著水的气息，清凉、幽冷。从面颊的边缘上滑过去，从发丝上溜过去，从衣角上向后拉扯……这是风，春天的风。“春风不解吹愁去，春夜偏能惹恨长。”谁的诗句？忘了。想一想吧，专心思想可以“忘我”，这方法曾屡试不爽。可是，现在不行，当眼前有这道桥的时候，“我”是摆脱不掉的。走向前几步，桥上的灯光在水中动荡，和那一天一样。桥上冷清清的，两三个行人，把头缩在大衣领子里，似乎有无形的力量在后面追赶似地向前匆匆而行，这，也和那一天一样。风在桥上肆无忌惮地穿梭，逼得人无法呼吸，这也和那一天一样。站在桥头，灯光一连串地向前延伸，而桥的这头却望不见彼端——还是和那一天一样。而——

那一天，却早已过去。

是个乏味的宴会里，主人自恃是个艺术的欣赏者，却分不清印象派和抽象画，可以胡乱的把一张看不懂的画归之于野兽派，然后打几声哈哈，表示他的内行。在座的几乎是清一色的附庸风雅之流，由梵谷、高更、谈到毕加索，那么多谈不完的资料，她坐著，可以不用插嘴，因为根本没有插嘴的余地。在大家热烈的讨论中，在此起彼伏的笑声里，她默默地微笑着，静静地体会著自己的无聊和落寞。然后，他来了，对主人微微地弯了弯腰：

“对不起，有点要事，来晚了。”



主人站起身，对她介绍说：

“见过没有？这是罗。”然后转向她说：“这就是赵。”

那么简单的介绍，但她知道罗，望著他，她不自禁地对自己笑。罗，这就是他？大家称他为艺术的鉴赏家，但她认为他只是个画商，一个精明能干而有眼光的画商。可是，这人与她想象中不同，在他的眉宇间，她找不到那种商人的市俗气息。而四目相投之下，她竟微微一震，这眼光慧黠而深沉。“慧黠”与“深沉”，是两种迥然不同的特性，头一次，她竟发现一个人的眼睛中能同时包含这两种矛盾的特质。她不再微笑，深深地凝视著这张脸庞，有些眩惑。他对他举起杯子，嘴边带著个含蓄的笑，眼光在她的脸上探索发掘，然后说：

“你的人和你的画一样。”

没有恭维？没有赞美？没有更多的批评？但，够了。一刹那间，她不再觉得无聊，席间的空气变了，“落寞”悄悄地从门边溜去。她也举起了杯子，慢慢地送到嘴边啜了一口，咽下的不是酒，是他的眼光，那了解的、激赏的，和她一样有著眩惑的眼光。偌大的房间内，没有其他的人了，没有其他的声音了，一种奇异的、懒洋洋的醉意在她体内扩散开来……她又忍不住要微笑，对她自己，也对他。他们是同一种类，她明白了。但他们也不是同一类，她也明白了。

宴会持续到深夜，宾主尽欢？或者，最低限度，她知道主人是得意万分，他已主持了一次成功的艺术界的聚会。客人们也都酒足饭饱，得其所哉。她呢？当她向主人告辞的时候，可以清楚地感到自己那种恍惚的喜悦之情，尤其，在主人自作主张地说：

“罗，你能不能送送赵？”

她望著罗、后者也凝视著她。喜悦在她的血管中缓缓地流动——难以解释的快感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她从没有料到会有任何奇迹般的感情，发生在自己的身上，因为她在情感上是个太胆怯的动物。可是，这种一瞬间所产生的喜悦，竟使她神智迷惘。本能地，她心中升起一股反叛的逃避的念头，转开了头，避免再和他的眼光接触，她心底有个小声音在低低地说：

“不过是个艺术商人而已。”

这句话能武装自己的感情吗？她不知道。但，当他们并肩踏上寒夜的街头，迎著冷冷风和凉凉的夜，她又一次觉得内心的激荡。他的目光在她的脸上流连，不大胆，也不畏缩，似亲切，又似疏远。走了一段，他才问：

“能在此地停留几天？”

“三天。”

他不再说话，沿著人行道，他们向前缓缓地踱著步子，霓虹灯在地上投下许多变幻的光影。红的、绿的、黄的、蓝的……数不清的颜色。他说：

“我最喜欢三种颜色，白的、黑的和红的。”

“最强烈的三种颜色，”她笑了。“是一张刺激的画。”

“大概不会是张好画。”他也笑了。

“看你怎么用笔，怎么布局。不过，总之会是张热闹的画，不会太冷。”

“你喜欢用冷的颜色，是吗？冷冷的颜色，淡淡的笔触，画出浓浓的情味。”

她凝视他，微蹙的眉峰下是对了解一切的眼睛，除了了解之外，还有点什么强烈的东西，正静静地向她射来。她一凛，本能地想防御，但却心慌意乱。可是在他长久的注视下，逐渐地，那份慌乱的感觉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，是份难以描述的宁静与和平，喜悦又在血管中流动，和喜悦同时而来的，还有一份淡淡的被了解的酸楚。

“看你的画，”他说，“可以看出一部分的你，你总像在逃避什么，你怕被伤害吗？”

“是——的。”她有些犹豫，却终于说出了，“我的‘触角’太多，随时碰到阻碍，就会缩回去。”

“触角？”

“是的，感情的触角，有最敏锐的反应。”

“于是，就逃避吗？”

“经常如此。”

他站住，他们停在一个十字街口，汽车已经稀少，红绿灯孤零零地立在寒风穿梭的街头。

“我不逃避任何东西。”他说。

她知道，她也了解，她见他的第一眼就知道了。所以，他们是同一种类。因为都有过多的梦想，和太丰富的情感，以至于不属于这个世界。但又不是同一种类，因为他们采取了两种态度来对付这世界，她是逃避它，而他是面对它。在他眉尖眼底，她可以看出他的坚毅倔强。“他不会失败，”她朦胧地想著：“他太强，太坚定，也——太危险。”

危险！她想著，感情上的红灯已经竖起来了，逃避的念头又迅速来临。

“噢，不早了，我要叫车回去。”她抗拒什么阻力似地说，觉得这种话似乎不出于自己的口中，冷冷的街头，却有太多诱人停留的力量。

他望了她一会儿，没有多说什么，挥手叫住了一辆出租汽车。车上，两人都出奇地沉默，她在体味著这神奇的相遇，他呢？她不知他在想什么，但那凝思著的眼睛和恍惚的神态令她心动。忽然间，她觉得满腹温情而怦然欲泪。车停了，她机械地跨下车，他从车内伸出头来说：

“明天早上来看你！”

“我——”想拒绝，但，已来不及说出口，车子绝尘而去，留给她的是一阵朦胧如梦的情绪……三分喜悦，二分迷惘，更加上一分激情。

于是，第二天来临了，他们到了海滨。

海边，没有沙滩，却是大片的岩石，嵯峨耸立，高接入云。她仰首看天，灰蒙蒙地天像一张大网，混沌沌沌的连海、岩石、她，和他笼罩在里面。她深吸了口气，用围巾束起了被海风任意吹拂的乱发，对他微微一笑。

“真喜欢看到你笑。”

“是吗？”她问，“我不常笑吗？”

“有时候，笑得像梦，不像真的。”他搜寻她的眼睛，看进她的眼底，“大多数时候，你像是有流不完的眼泪。”

“噢——”她拉长声音“噢”了一声，迅速地把眼光调开，因为莫名其妙的眼泪已经快来了。“别再多说，”她心中在喊，“你已经说得太多了！”是的，说得太多了，被人了解比了解别人可怕！这人已洞穿了你！

海浪拍击著岩石，涌上来又落下去，翻滚著卷起数不清的白色泡沫。茫茫云天，无尽止地延伸，和无垠的海相吻合。她站在岩石上，迎著风，竭尽目力之所及，望著海天遥接的地方，幽幽地说：

“真奇怪，我会选择这个时间到海边来！”收回眼光，她迷惑地望着他，“为什么？我和你才认识一天，为什么会跟你到海边来？”

“一天？”他反问，深黑的眼睛盯著她：“只有一天吗？不，我认识你已经很久很久了，否则，昨天我不会参加那个宴会，只因为宴会中有你！你比我想象中更美好。”

“很单纯吗？”

“不，很复杂，很奇异。”

别再说！她凝视著他，为什么他不是个单纯的商人？为什么他有那么高的颖悟力？为什么他能看穿她？“很复杂，很奇异，”这不是她，是他。梦与现实的混合品，不是吗？他有梦想，却能在现实中作战，朋友们说他是艺术界的“商人、收集家和鉴赏家”。他击败他的反对者，屹立得像一座摇不动的山。那样坚强，而又那样细致，细致到能了解她的心底的纤维，这是怎样一个男人？“很复杂，很奇异，”是她？还是他？“哦，看！一个小女孩子！”

他指给她看海边仁立的一个女孩子，他们向她走过去，走近了，才发现女孩面前陈列著形形色色的珊瑚和贝壳，正等著游人收买。而偌大的海滨，他们是仅有的两个游人。

她从一大篮小贝壳中取出一粒，问：

“多少钱？”

“一角钱一个。”小女孩的鼻尖冻得红红的，不住地吸著冷气。

“买你一个。”她手提包里找寻一角钱。

“我这里有。”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五角钱的辅币，递给小女孩。

“五角钱五个。”女孩子实事求是，又捧上了四个。

“噢，”她笑了，忽然觉得很开心，“另外四角钱送给你，我只要这一个！”

握著那小贝壳，她拉著他走开，高兴得像个孩子，尤其当那女孩捧著四个贝壳，目瞪口呆地望著她的时候，她几乎想大笑了。走到水边，她摊开手掌，那贝壳躺在她的掌心中，光洁细润。米色的壳面上有著金黄色的徊纹，细细的，环绕在贝壳的背脊上，找不著起点，也找不著终点。在阳光下，它微微反射著光亮，像一颗闪烁的小星星。

“你送我的，”她笑著说，仿费是粒钻石，或比钻石更好的无价之宝，“小小的贝壳！”她说。

“盛著什么？”他问。

“一个小小的梦。”

他合拢她的手指，让她握紧那枚贝壳：“握牢吧，别让梦飞走了。”

“它飞不走，”她说，笑意更深，“它藏在贝壳的里面，永远属于我。”

“你傻得像个娃娃！”

她笑了，笑得那么高兴，那么开心，似乎再没有更高兴的事了。他也跟著笑，笑开了天，也笑开了地。然后，她收住了笑，愣愣地望着他，他也望著她。好半天，她垂下了头，看著脚下的岩石说：

“好久没有这样开心过了。”

“希望你永远这么开心。”

她抬起头，又迷惘地笑笑，沿著岩石的岸边向前走，他走在她的身边。风吹起了她的围巾，拂在他的脸上。在一块突起的峭壁前，她站住了，峭壁的石缝里开著一朵小花，她伸手去采撷，他也同时伸出手去，他们的手在到达花朵前相遇，他握住了她，微一用力，她的身子倒进了他的怀里，他找寻著她的嘴唇。

“不。”她轻声地、虚弱地说。

“或者你会说我庸俗。”他的胳膊绕住她，强而有力。“但是，我愿用一生的幸福，换你的一吻。”

“不，不，不。”她一连串地说，一声比一声低微。他的力量支配著她，那对热烈的眼睛具有烧灼般的力量，好感到自己在他的注视下逐渐地瘫软融化。然后，他的头俯了下来，云和天在她闭拢的眼帘前消失，岩石在她脚下浮动……一段旋乾转坤，天翻地覆的时候。再睁开眼睛，他的眼珠正深深地望著她，那里面已没有慧黠，只有令人震撼的深情。

“你使我情不自禁，”他喃喃地说，“你是个诗、画和梦的混合品，勾动起人灵魂深处最美的情操。”

“但是，这是不该发生的。”她挣扎著说。

“不过，已经发生了，是不是？昨晚，当我们一见面时，就已经发生了，不是吗？”

“或者是，但，依旧是不应该发生。”

“你不是世俗的女孩子，为什么要用世俗的眼光去评定该与不该？”

“世俗不会因为我们活著而不存在。”她凄凉地说，“请告诉我，你爱你的太太吗？”

“是的，”他点点头，放开了她。“你说得对，世俗不会因我们活著而不存在，但是，面对著你，却无法想得到世俗。”

“反正，一切会结束，”她用手拨弄著峭壁上的小花，低声地说：“明天是最后一天，于是，我将回到我的金丝笼里，这一段，只是生命里的外一章，留下的是回忆。人，有

回忆总比没有好，是吗？然后就有你的，我有我的方向。”

“你的金丝笼，”他咬咬嘴唇，眉毛轻蹙了一下。“一定是个精巧而安宁的所在，是吗？”

她贴著峭壁而立，面对著大海，一阵风吹来，她衣袂翻飞，巾角飘扬。微微仰起头，她惘然而笑，轻轻地念：

“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……”她停住了摇摇头，笑笑：“好了，我们该走了。”

是的，该走了，太阳正在海面沉落。许多时候，时间是停驻的，许多时候，它又快如闪电般消失。假若人有能力控制时间，需要它停驻时它就不走，需要它消失时它就飞跃过去，那么，这会是怎样一个世界？

第三天，也是最后一天。

他们在黄昏里漫步，风刺刺地刮著人脸，冰凉地手握紧著冰凉的手，但心头始终是暖暖的。她平时走不了十分钟，就会感到疲惫，今天走了那么多路，仍然了无倦容。如果他愿意走到天涯海角的尽头，她想她也一定会陪他走去的。

他们终于在一家小饭馆歇住了脚。他叫来了烤肉火锅，桌子中间那个炭炉子，虽然有一股淡淡的煤烟，但那跳跃的火舌，美丽极了，也温暖极了。她觉得比在豪华而古板的大餐厅有意义得多。

抬起头来，她接触到他关怀而黯然的目光，不由自主地，她对他微微一笑。奇怪，在这一刻，她倒并不觉得伤感，三天！已经够充实，她从不愿对任何东西过分苛求，有这样的三天，有这奇迹般的一份感情的收获，亦复何求？

“再吃一点？”他问。

她摇摇头，微笑著继续凝视他。他们都没有喝过酒，但醉意却在席间流转。

“那么，走吧！”

走出了那家饭馆，穿过了热闹的街头，顺著脚步，来到的是淡水河边。

“桥！”他说。

桥，跨水而卧，一盏盏的灯把桥串成一串，那么长，从这头看不到那头。夜雾蒙蒙下，桥影在水面摇晃，像出于幻境般，带著不可思议的诱惑力。

“到桥上走走吗？”他问。

没有回答，她跟著他走上了桥，倚著栏杆，桥下有双影并立。转过头来，她望著他，四目相接，都默默无言。她又微笑了；他们虽并立在桥上，事实上却被隔在桥的两端，被桥所沟通的，是幻梦，被桥所隔断的，是真实。

“想什么？”他问。

“什么都不想。”

“可能吗？我从不相信人的思想会停顿。”

“有时也会停顿。”

“什么时候?”

“当你不能再想的时候。”

他笑了，凝视她。

“相信你求学的时候，是个顽皮的学生!”

她也笑了。他注视了她许久，敛住了笑，握住她的手，向前面缓缓走去。

“和你在一起。仿佛吃酸梅。”他说。

“怎么?”

“又甜又酸!”

走过了一根根的桥柱，越过了一盏盏的灯影，桥的那一头渐渐清晰，继续走下去，终于走过了最后的一根桥柱，她抬起头来，望著他，幽幽一叹，不胜惋惜似地说：

“我以为这桥很长，没料到却这么短!”

“再走回去?”

“好。”

掉回头，再向桥的那一端走去。

“希望永远在这桥上走来走去，”她微笑著说，“桥的两端是现实，桥上不是。走过了桥，就必须有落定的地方，在桥上，却可以永不落定。”

“但是，你一定要通过桥，你不能在桥上停留。”

她叹息，又习惯性地对自己微笑。

“我发现了，当你无可奈何的时候，你就微笑。”

“你已经发现得太多，”她望著黑黝黝的水面，“你三天中所发现的，比和我生活了一生的人更多。”

他的手挽住了她的腰，倚著栏杆，他们站住了，凝视著河水。他用手指卷起了她的一绺头发。

“我喜欢长头发，不要有那么多波浪。”

“我为你留起来，”她笑著，“等我的头发留长的时候，你在何方？恐怕你永远看不到长头发的我，但是，我仍然要为你留起来。”

他静静地望著她，夜色里，他眼中的火焰在跳动，这使她的心脏收缩，绞紧。月色淡淡地涂在河面，涂在桥栏杆上，涂在他和她的身上。河水轻缓地流著，淙淙的水声流走了夜，流走了时间。风越来越大，钻进她的衣服，那件宽宽的大衣被风鼓动得像鸟类的双翼。鸟类的双翼，假若真能变成鸟类，高兴飞到哪里就到哪里，高兴停下就停下，那又有多好!

夜深了，月亮偏西，她挽住他。

“走吧!”

一会儿，“桥”就被抛在身后了。

“重回到人的世界。”她说，望著街灯耸立的街头，寒风在徘徊著，霓虹灯都已熄

灭。“明天，你将不再知道我，我也不知道你。”她看了他一眼，靠紧著他，轻声念：“此去何时见也？襟袖上空染啼痕！伤情处，高城望断，灯火已黄昏！”她又笑了。“灯火已黄昏！岂止是灯火黄昏，现在已经是灯火阑珊了！”

确实已经是灯火阑珊了，街上已没有行人，夜风正在加强著威力。他们相对凝视，他的脸那么模糊，在她的泪雾中荡漾。他的手紧握了她，低低地说：

“是三天，也是永恒！”

是三天，也是永恒？不，三天仅仅是三天，不会变成永恒！当她又独自来到这桥头时，她就更能肯定这一点。三天内拥有的是“情”，永恒的只是“怀念”。三天的甜蜜，永恒的苦楚，这之中有太大的差异，她宁愿要那三天，却不愿要这永恒！

走过了堤，跨上了桥，她缓缓地走去，身边少了一个人影，整个桥都如此空荡！倚著桥栏，她不敢看桥下孤独的影子。寒风萧瑟，夜露侵衣，她拂著头发，是的，头发已留长了，他在何方？

他在何方？他在何方？她知道。总之，他在这个城市里，一栋小巧精致的房子中。当她凝视著河水，她几乎可以在河，面的波纹里，看出他目前的情况：小小的房间，挂满墙头的书画，拉得很严密的紫红色的窗帘，四壁的书橱……还有，一盆烧得旺旺的炉火，他，就坐在火边，捧著一本爱看的书。炉火照红了他的脸，也照红了环绕在他身边的、他的妻子和孩子的脸。

她收回了眼光，不想再看。寒风扑面吹来，她打了一个寒襟，真冷！炉火，书房，他，都距离她太远太远了，她拥有的，只是桥上的夜风，和永恒的思念！

离开了桥栏杆，她试著向桥的那一端走去。朦胧中，她记起一阙词：

天涯流落思无穷，  
既相逢，又匆匆，  
携手佳人和泪折残红，  
为问东风余几许？  
春纵在，与谁同？

春纵在，与谁同？她直视著前方，一步步地向前走去。她的手在大衣口袋中碰到一样坚硬的小东西，拿出来，是那粒小小的贝壳，小小的贝壳，盛著一个小小的梦！她拥紧了贝壳，怕那个可怜的“小梦”会飞走了。

桥，那么长，她不相信自己能走到那一端。

## 黑眸

一阵淡淡的幽香和一阵衣服的“窸窣”声，接著，是那熟悉的、轻轻脚步声，然后，他身边的椅子被拉开，一本西洋文学史的笔记本落在桌子上，身边的人落座了。他几乎可以感到那柔和的呼吸正透过无形的空气，传到他的身上。可以领受到她浑身散发的那种醉人的温馨，他觉得自己全身的肌肉都绷紧了，心脏在胸腔中加快地跳动，血液在体内冲撞地运行。悄悄地，他斜过眼睛去窥探她的桌面，一双白皙的手，纤长而细致的手指，正翻开那本厚厚的西洋文学史。收回了视线，他埋头在自己的地质学中。但，他知道，他那分平静的阅读情绪再也不序在了。

低着头——他始终不敢抬起头来。他的目光在她与他的桌面之间逡巡，看著她平静地、轻轻地翻弄著书页，他生出一种嫉妒的情绪，妒嫉她的平静和安详。从桌子旁边看过去，可以看到她浅蓝的衣服，和那紧倚著桌子的身子。他不安地蠕动了一下，用红笔在书本上胡乱地勾划——有一天，或者有一天，他会鼓起勇气来和她说话，但是，不是今天，今天还不行！他衡量著他们之间的距离；一尺半或两尺，可是这已经比两个星球间的距离更远，他想：有一天，他会冲过这段距离，终有一天！

时间不知过去了多久——几世纪，或者只是一刹那。有个黑影投在桌面上，投在他和她之间的桌面上，他抬起头、是的，又是那个漂亮的男孩子！高高的个子，微褐的皮肤，含笑的眼睛和嘴角，过分漂亮的鼻子和英挺的眉毛。是的，又是这漂亮的男孩子，太漂亮了一些，漂亮得使人不舒服。

“嗨！”男人轻声说，不是对他，是对她。

“嗨！”她在回答，轻轻地，柔柔地，柔得像声音里都含着水，可以淹没任何一个人。

“看完了没有？”男的问。

“差不多了。”

“已经快十二点了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吃中饭去？怎样？”

没有听到她回答，但他可以凭第六感知道她在微笑，默许的微笑。那漂亮的角色开始帮助她收拾桌上的书和笔记本，椅子响了，她站起身来。他可以看到那里在蓝色衣服中的纤巧的身子离开书桌。拉开椅子的声音在他心脏上留下一道刺痛的伤痕。桌上的黑影移开了，身边的衣服“窸窣”声和脚步声开始响了，他抬起头去看她，不相信她真的要走了。于是，像触电般，他接触到一对大大的、黑色的眸子。她正无意识



地俯视著他，那对黑色的眸子清亮温柔，像两颗浸在深深的、黑色潭水中的星光，透出梦幻的光芒，迷迷蒙蒙地从他脸上轻轻悄悄地掠过。他屏住了呼吸，脉搏静止，时间在一刹那间停住。于是，他看到她走开，那漂亮的角色迎了过去，他们并肩走出了图书馆。她小小的、黑发的头微微的偏向那男人，似乎在说著什么，那男人正尝试把手围在她的纤巧的腰上。

收回了视线，他深深地呼吸了一下。地质学黯然无光地躺在桌子上，书页上布满了乱七八糟的红色线条。图书馆寂寞得使人发慌。随手翻弄著书页，他可以听到自己心脏沉重的跳动声。书页里充满黑色的眸子、几千几万的、大大的、温柔的、像一颗颗水雾里的寒星，对他四面八方地包围了过来。

“有一天，”他迷糊地想著，“我会代替那个漂亮的男孩子，终有一天！”靠进椅子里，他静静地等待著，等待明天早点来临，他又可以在图书馆里等候她。或者有幸，能再接触一次她那黑色的眸子，又或者有幸，明天竟会成为那个神奇的“有一天！”虽然，这个“又或者有幸”，是渺茫得不能再渺茫的东西，但它总站在他前面，总代表著一份光、热和希望。第二天，他又准时坐在那儿，听著那“窸窣”的衣服声，轻巧的脚步声，望著那白皙而纤长的手指，闻著那淡淡的幽香，然后心跳地去搜寻那对黑色的眸子，直到那漂亮的男孩子过来，把她迎出图书馆，带走属于她的一切：衣声、人影、幽香和那梦般的黑眸。剩下的，只是空洞的图书馆，空洞的他和一份空洞的希望。

第三天，第四天，日复一日，月复一月，日子千篇一律地过去，依然是等待著、希望著；依然是心跳、紧张；依然只剩下空洞和迷惑。他几乎相信岁月是不变的，日子是同一个复版印刷机里印出来的。但有一天，情况却有些变动了。

那天，当他和平时一样走进图书馆，出乎他意料之外地，她竟先他而来，正静静地坐在她的老位子上。抑制住自己的心跳，他对她的方向走过去。突然间，她抬起头来，那对大而黑的眸子正正地望著他，他又感到窒息、紧张和呼吸急促。好不容易，他在自己的位子上坐下来，手忙脚乱地把书本堆在桌子上，就在坐下来的一刹那，他觉得她正温柔地看著他，她的脸上似乎浮著个美好的微笑。但，当他鼓足勇气去捕捉那对黑眸时，那两颗黑夜的星星却迅速地溜跑了。他深吸了口气，打开书本，正襟危坐。可是，他的第六感却在告诉他，那对黑眼睛又对他飘过来了。迅速地，没有经过考虑地，他抬起头来，他们的目光在一刹那相遇了；顿时，她绽开一个羞怯的微笑，又俯下头去了。而他，却愣愣地呆了一段十分长久的时间，恍惚地怀疑自己所看到的那个微笑、不相信是真的看到了还是出于幻觉。

从这日起，他发现那对黑眼睛常常在和他说迷藏了！每当他从他的书本上抬起头来、总会发现那对眼睛正在溜开去。而当他去搜寻那对黑眼睛时，这眼睛却又总是静悄悄地俯视著书本，那两颗清亮的眸子被两排密密的睫毛保护得严严的。他叹息著放弃搜寻，睫毛就悄悄地扬了起来，两颗水雾中的星光又向他偷偷地闪烁。

这天——个不平凡的日子。

又到了去图书馆的时间，他向图书馆的方向跑著。浓重的乌云正在他头顶上的